

請掀開經本，時分天王第七首偈頌：

【轉不思議妙法輪。顯示修習菩提道。永滅一切眾生苦。此是輪臍方便地。】

這是第七尊輪臍天王，他得的是「轉法輪成熟眾生方便解脫門」。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他的讚頌，也是他自己修學的心得報告，對於我們學講經的同學來講是很好的示範。佛度化眾生的方法很多，我們自己修行證果成就無上道的方法也很多，什麼樣的方法合適，這要講契機。眾生的根機各個不相同，佛為我們開示是只舉大端，大同小異。世尊給我們指示，正法時期戒律成就，像法時期禪定成就，末法時期淨土成就，這是就大方向、大別來說。可是我們一定要曉得，正法時期也有修淨土的，也有修禪的；像法時期雖然禪定成就，但是也有修戒律的，終南山道宣律師就是修戒律成就的，修淨土的更不必說了；到末法時期，還有修禪定的、修戒律的。由此可知，眾生根性各個不相同，與自己根性相應成就就容易，與自己根性不相應成就就困難。特別是在《華嚴經》上，《華嚴》的確是圓滿的教學，任何一個法門都圓攝其他一切法門，這個境界我們沒有辦法契入，它是真實的境界，這才是究竟圓滿如來果地上的境界。世尊在華嚴會上，圓圓滿滿的都說出來了，也顯示出來了。因此我們對於自己的煩惱習氣，就是妄想雜念，一定要想方法把它斷掉。斷當然難，可是用什麼方法把它減少，這個樣子我們功夫才會得力，法門才會契機，契自己的機。

我自己這一生所修學的，可以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，但是不一定你能夠學習，為什麼？根性不一樣；然後你懂得如何選擇。我從

小，當然沒有學佛，從小喜歡讀書，而且讀書的時候我很專心，幹別的不行，好像意志精神很難集中，這個可以說是，學了佛之後才知道，多生多劫的習氣。李炳南老師講，講經不是一生的，過去生中生生世世都講經，所以才有這麼深厚的習氣。講經當然不能離開經本。隨順自己過去習氣來修就好修，過去有底子。所以我親近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他曾經對戒律提醒我很多遍。我那個時候初學，對於佛法的理論非常羨慕，對於行門就非常疏忽，尤其是戒律。年輕時候有一個錯誤觀念，總認為佛家戒律跟儒家講的禮是相同的，是生活規範，我這個觀念是沒錯誤。但是禮，每一個朝代不一樣，每一個地區不一樣，所以我們讀古書，三代之禮就有差別。因此我就想到，中國人的生活規範跟印度人當然不一樣，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跟古人又不一樣，釋迦牟尼佛出現在三千年前的印度，他這個生活規範我們學它幹什麼？我們要學自己一套東西。我對於章嘉大師非常尊敬，不是沒有禮貌，但是這個觀念，他要把我糾正過來可費事了，我很執著，成見很深。所以常常他提醒我「戒律很重要」，有意無意說這麼一句。我跟他三年，這個話聽多了，但是始終沒有在意。

他老人家圓寂，我覺得他圓寂是示現給我看的，他要不示現圓寂，我的警覺心提不起來；他這一走，我警覺心提高了。那時候甘珠活佛，這是他的學生，領著幾個人在火化場搭了兩個帳篷，他們守靈的時間久。我因為有工作，我請了三天假，在那個帳篷裡住了三天，很認真的反省，我跟大師三年，他教了我些什麼東西，我這三年當中學到什麼東西。這一反省，「戒律很重要」這句話很深刻，所以我就找到戒律的書來看看。當時我找到兩本，一個是《南山律備覽》，弘一大師編輯的，另外一個就是《戒律全書》。因為我們沒有受戒，《全書》不能看，只看前面的第一部分，《沙彌律儀

增註》。看了之後我才領悟到，佛家講的戒律跟儒家的禮不一樣，因為儒家講的是三界之內，確實它不是定法，它是隨著時代變遷、隨著地區變遷。就像我們一個國家制定的憲法，這是國家根本法，可是過幾年之後還要修訂一次，為什麼修訂一次？雖然同在一個地區，但是時節因緣不同了，過去十年、二十年跟現在社會起很大的變化，以前法律不適用，現在發現很多新的問題，必須制定新的法律。佛家的戒律，它不是在三界之內的，它是要幫助你超越三界，這個我發現到了，所以它是凡聖的分水嶺，於是我對戒律就起了尊重的心，很熱心的去探討、去研究。

捨棄戒律就決定不能夠超越三界，決定不能夠超凡入聖，它是凡聖的一個基礎。章嘉大師沒有給我說清楚，他只是提示，這是教學的方法，讓你自己去悟。你自己悟入這是真的，你才會認真的學習，你也懂得怎樣學習，比一般學習不一樣，形式上不相同，收穫當然也不一樣。因戒得定，得清淨心，就是我剛才說的，煩惱、妄念、習氣在早期確實一年比一年少，心地一年比一年有顯著的清淨，智慧也增長。智慧增長，在研教、講經上是非常明顯的，能看得出來。所講的經，同樣的經我都講好幾遍，像我過去跟李老師學主要是學《楞嚴》，《楞嚴》我講過七遍，這裡面有三、四遍沒有講圓滿，遍遍不一樣。另外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，處事待人接物智慧增長，看人看事看物也是年年不一樣。十年之後，自己能感覺得月月不一樣，念佛求生淨土，心裡頭愈來愈踏實，愈來愈感覺得自己有把握。所以自己的根性，自己要認真去檢點、反省，向內去觀察。法門要是應了機，學起來容易、快樂，生歡喜心，日夜不間斷。我讀經常常讀到把時間忘記了，天快要亮了，这才發現到怎麼這麼長的時間？讀的時候不知道那麼長，好像很短時間。念佛止靜的時候，參禪打坐的時候有這個境界，讀經同樣這個境界現前，四、五

個小時就好像十幾、二十分鐘一樣。有的時候天亮了，人家起來了，那也就不要睡覺了，就工作，精神飽滿，沒有疲倦。這種現象常常有，尤其在初學講經的時候。所以我用這個方法，用讀經、用講經的方法對治我自己的煩惱習氣，把自己領上菩提道。

老師對於學生的幫助僅限於指路，路是要學生自己走，老師不能夠幫我們走，這個做不到。老師的方法非常善巧，所以老師教我幾乎十之八九用暗示，不是明說，這個教學法高明。暗示什麼？常常給機會給你去悟，教你自己去領悟。完全說出來，悟門就堵塞了，那不是個好的教學法，好的教學法是用暗示。可是現在人難了，現代人根性不一樣，你暗示他不懂，一生他都沒有省悟過來，有什麼法子？只好明說，明說說得再清楚、再露骨，他聽了還是不懂，暗示怎麼成功？這就是眾生根機不一樣。所以我們要學前輩這些大德觀機，對於根性利的、有領悟力的人還是用老方法好，幫助他早一天能開悟；中下根性的人就比較困難，那就要細講。從前講經，哪有講這麼詳細的！清涼大師講《華嚴經》，一部完完整整的《華嚴經》一年講完，他一生講五十遍。這在歷史上，恐怕中國、外國加起來也找不到第二個人。一年講一遍，他活了一百多歲，長壽，華嚴菩薩。李炳老講《華嚴經》，一個小時經文講一大篇，我們用的是白文的經本，就是沒有註解的。一個小時總要有一頁到兩頁，要講這麼多；不講這麼多，這部經哪年講完？他雖然速度這麼快，但是他時間太少了，一個星期講一次。他在台中講經，三十八年沒有中斷，但是每一個星期講一次，過年的時候大概還要放一個月的假，除了這些假期之外，他一年講經大概四十次，四十個星期。一次講一個小時，他是兩個小時，有台語翻譯，翻譯佔一個小時，所以實際上他一年講經四十個小時。就是一次講兩頁，那一部《華嚴經》我給他算了一算，也要三十年，沒有三十年講不完。我們在此

地，現在一天就是他的一個星期，我們一個星期講五次，就等於他一個月都不止，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比他詳細太多，我們每一次只講幾句。

所以同學們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，用什麼方法克服自己的煩惱，你不下苦功不行，我們境界轉不過來。我學講經的時候，我自己的功課不是念佛，是拜佛。為什麼採取這個方法？因為我們坐在椅子上的時間太長了。讀經，找參考資料，還要寫一點東西，坐的時間長；換句話說，缺少運動。所以經本合起來之後就是拜佛，一天拜三百拜，是分做三次，早晨拜一百拜，中午拜一百拜，晚上拜一百拜。中午是吃過午飯以後，念佛經行繞佛，繞佛半個小時之後再用半個小時拜佛，這才休息，對身體好！在早年沒有到李老師會下之前，我跟懺雲法師，跟他住茅蓬，在茅蓬裡面那是做義工。我年輕，茅蓬裡所有一切事務我一個人做，還要煮三餐飯，還要種菜。水我是用了個方法，山上有水源，我在山上砍竹子，把竹節打通，從水源接下來，水就流下來，水就沒有問題了；但是要去砍柴，每天要去砍柴，過那種原始的生活。山上五個人住，住小茅蓬，三個是法師，還有一個朱鏡宙老居士七十多歲，總不能叫他工作，所以一切工作我一個人做。

我在山上住了半年，住了五個半月。那個時候的功課只有拜佛，一天拜八百拜，早晨拜三百拜，中午拜兩百拜，晚上拜三百拜。懺雲法師指定一些功課，就是經典叫我看，淨土三經：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，幽溪大師的《圓中鈔》。叫我看經、看註解，而且給我一個事情做，叫我做科判，就是把祖師的科判畫成表解，這個做好了，表解一畫之後一目了然，我才曉得科判的好處。以後我在李炳老會下，跟他學講經的時候，我對於每一部經都做科判。也不一定依古人的，有的時候我自己做，有一些小乘

經沒有註解的，但是我們自己學做科判，像你們現在看的《八大人覺經》的科判，那是我做的，你們現在看《感應篇》的科判也是我做的。有好多東西，搬家常常搬來搬去搬不見了，現在也找不到了。這個對於研究經教幫助非常之大，你做這個要很專心，你要去找全經的段落，先找大段，大段找了，分開來之後找中段，中段裡找小段，把它畫成表解，標上標題，全經章法結構一目了然，義理也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圖表的方式好，很明顯。再更詳細的，經文繫在科判下面，做科會，這就更清楚了。

用這個方法，克服自己的煩惱習氣障礙。我住在韓館長家裡十七年，我這十七年功夫也沒有中斷，這就是用研教的方法克服自己煩惱習氣，用拜佛的方法補足自己運動的不足。但是最重要的，健康長壽之道是積德修善；單單靠運動，沒有這個道理，在理上講不通的。運動只是這個機器讓它活動活動而已，那是治標不是治本，是解決不了問題的，只是讓筋骨活動活動而已。所以決定是要用內功，內功就是李炳老常常講換心，改心，這他常講的話，改變我們的觀念，這個重要！輪臍天王他用的是這個方法，所以我們一看，他大概也是生生世世講經的法師，這個方法對他就非常管用。我們現在學教，所以他的這些方法對我們來講很值得做參考。

我們深深相信，世間任何一個人，他的煩惱習氣不是一生成就的，與過去生中有密切的關連。所以佛講經說法為什麼那麼契機？佛有能力觀機，知道他前世，知道他過去無量劫中生生世世幹的是什麼、學的是什麼，哪個習氣最重，所以佛教他那個法子非常契機，他依照那個方法修學，很短時間他就成就。後來的人沒有這個能力，沒有這個能力就一樣一樣試驗，這個很麻煩，浪費時間，不一定能收到效果。所以在末法的今天，我們自己要想有成就，自己對自己總比別人對自己要清楚，要常常揣摩自己的習性，哪一個方法

、哪一個法門容易攝心，能夠幫助自己把妄想煩惱止住，這個對於自己就契機，我們用這種方法來修就比較順利。讀經，讀誦也是禪定，讀誦也是念佛，讀誦也是持咒；經是咒的顯說，咒是經的密說，顯密不二，顯密圓通，這才真正顯示出一即一切、一切即一。

『轉不思議妙法輪』，這一句是說勤於說法、歡喜說法。你要能說法，當然你必須具備說法的條件，這些條件就是自己的習性，時間久了習慣成自然；生生世世不間斷，這個習性就產生很大的力量。『顯示修習菩提道』，「顯」是做出來，是把自己的修學，要用研經來說，經典裡面所講的義理，所說的方法、境界完全落實在自己日常生活當中，這叫顯示。「修」是修正錯誤，凡是與菩提道相違背的，我們把它修正過來。「菩提道」在此地，就是指三學六度。我們不指示出來，這菩提道就感覺太玄太妙了，到底是什麼？淺而言之是五戒十善，這是菩提道的開端，菩提道要從這個地方走；換句話說，五戒十善要不能夠真正做到，菩提道就沒有了。所以章嘉大師常常給我提示戒律重要，它是第一步，是起步。沒有第一步，哪來第二步？第一步又從哪裡做起？從真誠不妄語做起，不自欺、不欺人，要真正做到。可是今天這個社會，一般人學佛，你要跟他講不妄語，不行，做不到！現在不妄語就不能活，做生意不打妄語怎麼能賺錢？跟政府往來，不打妄語怎麼能少繳稅？想盡方法找法律的漏洞，少繳一點稅，多賺一點錢，這個學佛就難了。也有人有所謂方便妄語，話說得很好聽，佛家有句話「方便出下流」，方便妄語怎麼樣？將來就是餓鬼、地獄、畜生三惡道，往下面走了。

那我們看到，佛菩薩有沒有妄語？也有。佛菩薩何以打妄語？他那不叫破戒，它叫開緣，救度眾生。我們在經典上看到，獵人追他的獵物，追一隻兔子，這個修道的人明明看到兔子從這裡跑掉了

，獵人問他：你剛才有沒有看到兔子？看到了。跑到哪裡去？那邊去了。救牠一條命，兩面都得救。兔子命救了，那個獵人也不讓他殺生，兩邊都救了。這個時候可以妄語，妄語是兩邊都救了，這是智慧，這是慈悲，這叫開緣，這不叫犯戒。這種情況之下可以，不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不可以。所以持戒，憑感情持戒不行，那是小福報，人天都不見得能得到，三界有漏的小福報。持戒要智慧，對人對事對物千變萬化，通權達變。戒律是活的不是死的，感情持戒，戒律是死的；智慧持戒，戒律是活的。目的是幫助你得定，目的是幫助你破除分別執著，那就有功德。諸位要知道，定裡頭沒有分別執著，有分別、有執著決定不能得定，佛常講因戒得定、因定開慧。所以戒律，條條戒律都有開遮持犯，你一定要懂，你不懂你怎麼持戒？在什麼狀況之下開戒，開戒是持戒；在什麼狀況之下遮戒，遮是決定不開，那是持戒；該開的時候不開是犯戒，該遮的時候不遮也犯戒。道人遇到獵人追逐獵物，你老老實實告訴他，那個兔子往那跑去了，馬上他抓到把牠殺掉，你那個叫持戒？你那個叫幫助人殺生，那個兔子命被你送掉了，獵人造的殺業你也幫他一把，這沒有智慧。

所以佛法是活活潑潑的，然後對於佛的教誡我們才五體投地，真正佩服，才知道佛法之殊勝、佛法之微妙，高度的智慧、高度的行持，都在日常生活當中點點滴滴之處顯示修習菩提道。習，天天在練習，天天在修正，從初發心一直到如來地，沒有一天放鬆過。不要以為自己沒有過失，以為自己沒有過失是最大的過失。我們要想，等覺菩薩天天還改過自新，我們是什麼人？等覺菩薩把最後一品生相無明破盡了，他才沒有過失；只要那一品生相無明沒有盡，他天天修習。我們怎麼可以放逸？怎麼可以懶散而不認真？這句話意思深！在大乘教法裡面，三學六度是菩提道的總綱，細行不計其



數。下手之處就是淨業三福，淨業三福一開端「孝親尊師」，實在講，整個佛法的教學，徹始徹終就是這兩樁事。從孝敬開始到孝敬圓滿，我們真能夠常存孝敬心，你就走向菩提道，孝敬心圓滿就成佛。這個道理我們在講席跟諸位報告多次，希望大家要體會、要明瞭，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都不能夠違背這個大總持法門。所以印光大師講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，有道理。印光大師一生處事待人接物，誠敬而已矣。

第三句，『永滅一切眾生苦』，這是修習菩提道的大用。我為什麼要教學，為什麼要修行，目的就在這一句。此地講的「一切眾生」是雙關語，怎麼雙關的？自己是一切眾生，所以一切眾生是對自己個人來講的。我們個人這個身，佛在經上說，四大五蘊和合而生。四大五蘊是眾，我們這個身是眾緣和合而生的，所以叫眾生。這個眾生不是指很多人，眾生是指自己，這是「眾生」的本意，這個名詞根本的意思是這個說法。引伸的意思是眾多的大眾，為什麼？一切人、一切物、一切事都是眾緣和合而生的。學佛的同修，這個地方要時時刻刻提高警覺，可以破我執，《金剛經》上講可以破四相。凡夫迷惑在四相當中，永遠不能擺脫，就是執著身心是我。佛以善巧方便不稱我，稱眾；也不稱他，都稱眾。所以在佛門的術語，你這個道場，要問你這個道場，他不問你道場住多少人，有多少人在這個地方修學，他說有多少眾，你這個道場常住有多少眾。這個話就是提醒你，有多少個眾緣和合而現的那個東西，他不叫人。處處都是提醒你，叫你破四相，不要執著四相。眾緣和合而現的形相，緣生法！所有一切法都是緣生的，緣生沒有自體，緣生無有自性，因緣所生，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。是讓你常常提醒，我們身心都是緣生法，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，你執著就錯了；不但執著錯了，分別也錯了。佛家的術語常常都是提醒你，叫你開智慧。佛法

傳到中國兩千年，這兩千年當中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，影響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，我們生活裡面許許多多的術語都是佛家的名詞，都從經論上來的，充滿了智慧。

所以時時刻刻都是教我們覺悟；換句話說，六根接觸外面六塵境界，都是教我們覺悟。凡是幫助我們覺悟的，這個法就是佛法，佛法哪在經典裡面？覺悟的人所謂「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」，不見得在經本，六根所接觸的全是佛法，佛法就是幫助我覺悟之法。看到一個人，眾生，眾緣和合的，這就是覺悟；看到一隻螞蟻，我過去也曾經做過螞蟻，他怎麼不覺悟？實在說，日常生活習慣當中，不覺的人多，覺的人少；覺的人生活有味道，有情有趣，不覺悟的人很痛苦。周利槃陀伽在祇園精舍天天掃地，掃地掃開悟了。你們也天天掃地，天天抹桌子，為什麼不開悟？因為你們掃地所以不開悟，因為你抹桌子不開悟。桌子何必要抹？地何必要掃？掃的不是地，地上的骯髒東西，把那個東西掃掉，所以他不是掃地，言語很簡單。我們早晨看到公園裡面、馬路旁邊有很多掃地的，你要問他：你在做什麼？我在這裡掃地。迷惑！他如果答的是「我在掃地上的落葉、灰塵」，聰明，這有智慧！他不是掃地，地何必要掃？抹桌子，桌子何必要抹？抹桌子上的灰塵，不是抹桌子，是抹桌子上的灰塵。以前我們在教室，我們講經也用黑板，擦黑板，錯了！黑板如果一擦，那個黑就擦掉了，哪叫擦黑板？是擦黑板上的粉筆灰。你們想想看，迷悟就在這些地方。所以悟了，豈不是頭頭是道、左右逢源嗎？提醒大家，明白了，好像是明白了。這一提醒，永遠明白才行；出了教室門又忘掉了，老毛病又發了，那怎麼行？所以這些名相術語裡頭都充滿了智慧。

悟入了苦就離了，苦怎麼離？不迷了。苦是從迷來的，樂是從悟來的；覺悟就樂，迷惑就苦。迷惑，無論幹什麼事都苦，都會厭

倦，你會疲倦、會討厭；悟了的時候，無論幹什麼事情都自在、都快樂，不疲不厭。修行人住在山上，喝的是山上流的水、澗溪裡的水，吃的是野菜，健康長壽，他也沒有什麼佐料來調味，沒有！他快樂，他自在，他過得比什麼人都幸福、都美滿。都市人每天飲食要講求色香味美，餐餐都不一樣，他自不自在？不自在，他苦不堪言。這一餐吃飽，想到下一餐該吃什麼菜，你說糟不糟糕！出門要穿哪一樣衣服，要怎麼搭配顏色，沒有一樣不是煩惱，生活上煩惱，工作應酬煩惱就更多。六根接觸境界，起心動念、妄想執著，永遠斷不掉，這苦！覺悟之後才曉得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才願意過最幸福最美滿的生活，就是最簡單的生活，真正是健康長壽。你們天天選擇好食物，天天選擇好味道，你們的身體比不上老牛，老牛天天吃青草，一生就吃一樣，你看牠吃得那麼壯。所以我們看看牛羊那個生活也會開悟，牠生活得那麼簡單、那麼自在，哪有我們人把自己生活搞複雜了？這不能怪別人，怪自己，都是妄想分別執著在作祟，帶給我們生生世世無量的苦報。

佛教導我們轉苦為樂，這是果，果的轉變必定從因，從因上轉變是真的轉變，因上是轉迷為悟，所以佛法裡頭有真樂。世間沒有，世間講樂的轉變是果上講的，不是從因上講的；因上講的是真轉，果上講的沒有轉。不但要滅這一生的苦、滅一椿苦，還要滅一切苦，還要滅生生世世之苦，那就是菩提大道。精進不懈，努力的去修學，破見思煩惱，你得到初步的成就，六道生死輪迴之苦你沒有了，你超越了；再進一步修學，了斷塵沙煩惱，這個樣子四聖法界變易生死之苦你也脫掉了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到一真法界，無明沒有斷盡還是苦，那個苦很微細，我們凡夫覺察不到，他們本身覺察到了，我們凡夫沒有法子覺察。覺察到他才會斷，他才會修，如果覺察不到修什麼？所以我們從法身大士那個地方去觀察，然後回頭想

想自己，我們自己知道自己有過失則好改，不知道自己過失從哪裡改起？沒地方改。所以，知道自己過失就叫做開悟，我對開悟就是這個講法。你覺悟了，把你的過失修正過來、改過來，就叫做修行。我講修行不是講一天念多少部經，念多少聲佛號，拜多少拜佛，我不是這個講法。我們的過失，身體造作有過失，言語過失最多，起心動念都有過失，所以要時時刻刻發現自己的過失，這個不容易。怎樣才能發現？觀察，看外面境界。所以一般人見別人過失容易，見自己難，他不知道回光返照。但是見別人行，見別人立刻回頭想想我自己有沒有，就發現了，用這個方法來發現自己過失。

諸位同學學講經，不錯，你們講經都有進步。毛病有沒有？當然有，肯定有。到什麼時候沒有？成佛才沒有，佛講經才沒有毛病，菩薩講經還有毛病。怎樣發現自己過失？所以講經一定要聽經。你們要注意，你們知道我的法緣好，實在講，許許多多講經的老法師見到我，都讚歎我的法緣好。從前演培法師就問過我，他要向我學習，這是我前輩的法師。他在善導寺做住持，每天講經說法，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出家，我聽他講經，通常我都坐第一排，跟他面對面，所以我們很熟悉，老早就認識。法緣怎麼會好？法師講經我一定去聽；我能聽別人的，人家就聽我的。別人講經我不去聽，我講經的時候果報現前，人家也不來聽。歡喜聽別人講經，自己講經就有人歡喜來聽，你要懂得因果報應。換句話說，要想別人怎麼樣對我，我要先如何對人；我先造因，後面果報就現前。我不修善因，不結法緣，我的法緣怎麼可能殊勝？做不到的事情。所以我們六根接觸外面境界，一回過頭來，就把自己的毛病找到了。一切時、一切處、一切境界之中，只要你留心，都是菩薩學處，都是如來道場，成就自己的菩提道。所以同學們要記住，單單在講堂、在經本上學的東西太有限，甚至於一生在講堂裡天天講經說法，什麼也沒學

到，這話是真的，絕對不是假的。你所學到的是什麼？言說，空話，沒有一句你落實；落實才是真正得到，你真得受用。你只會空口說白話，說了一樣也沒做，不是等於廢話嗎？所以會學的人，講堂裡學的這些原理原則，馬上就轉到我六根接觸境界之處，我就會了。見色聞聲，真的是頭頭是道、左右逢源，那個覺悟，時時覺、處處覺、念念覺。覺了就不迷，不迷就是迷改過來了，那就是修行，把迷立刻就修正過來。更進一步，幫助一些沒覺悟的人，這就是「一切眾生」引伸的意思。先度自己，再度一切眾生，然後知道自他不二，一切眾生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一切眾生。

「永滅一切眾生苦」，從事相上來說，要勸導一切眾生深信淨土法門，明解淨土法門，學習淨土法門，求生淨土，這個一切苦真的永滅。如果不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，修得再好，這一生的苦斷掉一些，不能永滅，來生到哪一道還說不定，縱然來生生到善道也很危險。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，所謂「三世怨」，這個話說得非常警惕。三世怨是什麼？這一生斷惡修善、積德累功，修得不錯，來生得人天大福報，得大福報的時候把修行的事情忘掉了，不肯繼續再幹；不但不能繼續去做，享福的人哪有不造罪業的？他造罪業的機會比我們普通人多，不說別的，飲食上就不得了。現在的社會富裕，實在講因果報應太快了。眾生吃肉的機會多了，幾乎每一餐都有肉食，我們看到因緣果報，報得太快了，我們看這個事實真相。在古時候，不要說得太遠，我年輕的時代，求學的時代，抗戰時期，我們做學生，那個時候生活清苦，我們學生幾天桌上才有一點肉食？半個月，兩個星期才有一次，分量都很少。一般民間老百姓，鄉下老百姓，能夠一個月吃一次肉，這個家裡環境就不錯了，有的二、三個月才有一次肉食。哪裡像現在，現在人造業造得重、造得多，那個報也報得快、也報得多。所以人家一般講現在生活富裕，天

天都有肉吃，我們佛眼看到這些，因緣果報，看得好可怕！我們看到桌上擺的這些東西，這是什麼？討債還債的，欠命的還命，欠錢的還錢，我們是看這個。而一般人在餐桌上迷惑顛倒，他哪裡了解這些事實真相？真相要是了解了，慘不忍睹，還能吃得下去嗎？從一樁事情，能夠看到多少生多少世的業因果報。我們算是非常有幸，非常幸運，這一生得人身、聞佛法，能夠聽到大乘了義的經教，還有機緣涉入一些，使我們在整個生命當中，生活環境裡面，見解、思想產生極大的一個轉變，不再造一切罪業，不再傷害一個眾生。在我們自己能力範圍之內，盡心盡力幫助一切苦難眾生；雖然幫助這些苦難眾生，絕不著相，絕不圖報。《感應篇》裡面教給我們，施恩不求報，與人不追悔。開始做的時候做得比較勉強，為什麼？習氣很深；做久了，習慣成自然，心得清淨，慈悲心也真正現前。

輪臍天王是一個講經的法師，從講經說法、教化眾生、自行化他修行證果的，我們同學們應當要留意、要學習。今天就講到此地。